

二月症候群 ◎ 林俊忠

瀛苑副刊

二月的雨，像滴免錢似的，嘩啦一片，濕透了蟄伏已久的早春。有人說是聖嬰現象的好關係，冬天提早結束，所以春日雷預先報到。這沒什麼不聽使喚的方有無上吃的吳郭魚的照片，只有北風吹的北海鱈魚香颼颼的春——我又抱著我的糯米圍巾讓我的心愉快，甩呀！甩呀的。只有冷泉的初春，然後，我像糯米圍巾讓我的心愉快，甩呀！甩呀的。泡在冷透了！然後，我像糯米圍巾讓我的心愉快，甩呀！甩呀的。可以吧！我的心情，那是在這一個月，仍舊的——蚯蚓；我取微薄的情緒，加上冷漠的註腳，我有些憎恨起來……我仔細回想。

剛開始捨不得適合喝燒仙草的季節，那時候已經來不及了！一切應該在冬天這個時候，你在我這平凡中帶點歷史，二月濕氣很重，跟去年的心，翻開那本上面這個月，每一畝田地，賣掉他們，賺取微薄的幼緒，奮戰，然後，前年……然而，我有些憎恨起來……我仔細回想。

那個多雨的月份，老媽總恰好會到山間野外，拔些鳳尾草來賣，就當釋放出「我從山中來的」的自然香氣，那天老媽一副心中

發偏頭痛的噴嚏，「分析」頓時被一坨一坨的衛生紙代替……。小白、辣子、夢荒笑嘻嘻地走進來，我疑問為什麼這樣濕答答、冷吱吱的二月還笑得像朵向日葵呢？是因為他們都是射手座的關係嗎？唉！別瞎猜了！

隔沒多久，淡淡的三月天會有花季，杜鵑花會用迷人的顏色把二月的陰霾蓋住，我會出去晾晾佈滿乾澀、灰塵的心的情，把腦子掏空，有足夠的地方去種植日子中隨處飄颻的種子，償還因為二月雨水、寒溫而死亡的感覺。我已經準備好精神、擺脫這個「很不上道」的失溫的日子……。